

鸟中的战斗机——鸕鹚

■天热

四月中旬，达里诺尔的湖面还是冰封雪覆，但流入湖的四条河（贡格尔河、沙里河、亮子河、耗来河）已经有雪水汇集，随着天气渐渐变暖，雪水越聚越多，几天后，河道里的冰水与雪水汇集在一起，形成凶猛的水流，向下游达里诺尔涌去，很快，河水入湖的湖面上被冲出一道道沟痕，湖水与河水终于见面了。此时在达里诺尔里蛰伏了六个月的华子鱼在荷尔蒙的催促下，为了生命的延续，拼命地向河道里涌去，开始了它们一年又一年的生死回游。

鸕鹚早已嗅到了春的气息。大脑存有的记忆信息告诉它们，在蒙古高原有个大湖，叫达里诺尔，那里有一盆水，这盆水很大，方圆二百平方公里，这盆水里生长着一种鱼，叫华子鱼，每年这个时间华子鱼为了繁衍后代，都要跳出碱性极强的大湖，去淡水河道里“生儿育女”，鸕鹚们知道，一年一度的大餐来了。

也就是几天前，鸕鹚从各地飞到达里诺尔，它们聚集在湖中心的鸟岛，或聚集在达里诺尔南岸的礁石山上，黑压压的，上万只不止。

湖面还没有完全融化，河道里已经有了洄游的华子鱼，它们数量不多，但个体较大，它们是华子鱼洄游大军的先锋。

鸕鹚已经嗅到了鱼的美味，部分鸕鹚从鸟岛或礁石山出发，飞向贡格尔河、沙里河、亮子河和耗来河，这次出发的鸕鹚是鸕鹚家族的侦察兵，它们飞的异常高调，高空中时而上时而下，发现河道里有鱼，它们就在空中盘旋，边飞边叫，河道里的鱼听到鸕鹚的叫声，停止了游动，纷纷躲到乱石之下，或河道水草丛中，这正好中了鸕鹚的计谋，原来这批鸕鹚侦察兵是负责赶鱼围鱼的，它们见鱼集中地躲藏起来，就在有鱼的河道上空徘徊大叫，呼唤伙伴，这里有鱼！等在鸟岛或礁石山上的鸕鹚听到同伴的呼叫，一帮一帮地飞过来，按着不同家族不同侦察兵给出的信号，飞向不同的河流，或者同一河流中不同的河段，它们集体俯冲下来，黑压压地迅速站满河道，把鱼群分成一段一段，被包围的鱼群，就是鸕鹚们的美餐。河道里的部分鸕鹚会在没有吃饱喝足的情况下，迅速地飞

起来，冲向空中，去接替空中的侦察兵，继续侦查，继续赶鱼围鱼，而原来飞在空中的侦察兵，会急速地飞下，在被围猎的场地中与同伴们享受智慧换取的大餐。

十几日内，鸕鹚们就是这样获取食物的。

二十几天后，达里诺尔突然发出“咔”“咔”几声巨响，整齐的湖面，一下裂开了无数条缝隙，随后，大风刮起，呼呼地吹打着湖面，冰层渐渐地开始变薄，随后，偌大的湖水被敲打成若干冰块，有大、有小、有薄、有厚，它们在大风的吹打下，在湖面形成一层层大大小小的冰山冰川，冰山冰川互相碰撞着挤压着，蓝蓝的清澈的湖水一块儿一块儿地露了出来。这时，风更猛了，湖面上的冰山冰川被风吹打着形成更大的冰山冰川，它们在湖面上漂着转着，然后向湖岸边聚集，一小时、两小时……几小时后，突然传来一阵“砰”“砰”巨响，达里诺尔开湖了……

几千万条华子鱼，义无反顾地向四条淡水河道逆流而上，霎间，整个河

道堆满了为了繁殖后代而冒险的华子鱼。

听到巨响的鸕鹚们，再也无需派侦察兵去侦查赶鱼围鱼了，它们知道真正的大餐来了，于是呈梯形小分队一个接一个地从高空迅速俯冲下来——此时的河道里，已经不需要鸕鹚们判断有鱼没鱼了，只要一个俯冲下来，满嘴都是鱼啊。它们叼起一条鱼，叫着，飞向空中，把鱼吞下，再后来，它们开始变得挑食，把鱼叼起后，只吃鱼的眼睛或肚子了。

享用这场鱼宴的鸕鹚，是鸕鹚科鸟类39种之一，叫普通鸕鹚，鸕鹚在中国分布有5种，内蒙古只有这一种，它们并不常住达里诺尔，它们是候鸟，在南方是留鸟，也叫鱼鹰。

来达里诺尔小住的鸕鹚看起来就很凶猛，它通体呈黑色或褐色，在阳光下，闪着绿色或蓝色的金属光，嘴呈圆柱型，嘴唇是带钩的，上嘴黑色，下嘴灰白色，眼膜呈绿色，眼呈橄榄绿色，眼周围到喉部裸露，露出的皮肤呈黄色，喉囊呈橙黄色，脚为黑色。

每年的4月初，达里诺尔、岗更湖畔的沼泽湿地里就会出现鸕鹚的影子，开始并不多，一小群一小群的，到了5月初，达里诺尔的华子鱼开始洄游，大批鸕鹚聚于保护区内，最大集群监测到1万只以上。

5至7月份，鸕鹚到了繁殖期，一般情况鸕鹚飞来时就已经结好了，而结对的鸕鹚们会组成一个一个小部

鸕鹚被列入保护鸟类，2000年，鸕鹚被中国国家林业局列入《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。2012年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》把鸕鹚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。这样达里诺尔的普通鸕鹚才依法得到保护。

现在，达里诺尔保护区每年稳定万只鸕鹚在这里繁殖。

达里诺尔中心有一天然小岛，因为环境的特殊，非常适合一些鸟在岛上繁殖，当地人称它为“鸟岛”，岛小鸟多，鸟儿们为了争地盘会发生打斗，也常发生鸟因打斗而死亡的情况。鸕鹚是鸟类打斗中的王者，可谓草原鸟中的战斗机。

为了减少鸟儿们在鸟岛上的打



鸕鹚摄影 杨玉忠

滦京杂咏

元·杨允孚

海红不似花红好，
杏子何如巴揽良。
更说高丽生菜美，
总输山后蘑菇香。

赏析： 涟漪

杨允孚，字和吉，江西吉水人，元代诗人。为“穷西北之胜”，他曾“布衣襦被，岁走万里”，所闻所见所食均以诗歌记之。元惠宗时，曾为尝食供奉之官，可见，诗人对舌尖上的美味最有发言权。

杨允孚著有《滦京杂咏》一卷共100首。该诗为第七十五首。

海红是海鲜的一种，可食用的贝类，花红则是一种生长在内蒙古滦京的植物，花红别名小苹果、沙果、智慧果等。花红果实球形，黄绿色带微红，果皮脆而韧，果肉黄白色，有清香味，果实成熟期为八九月。诗人生长在南方，吃惯了家乡的海红，来到内蒙古后，品尝了各种各样的美味，当吃到花红时，才知道被家乡人尊崇的海红远不及花红那般清新爽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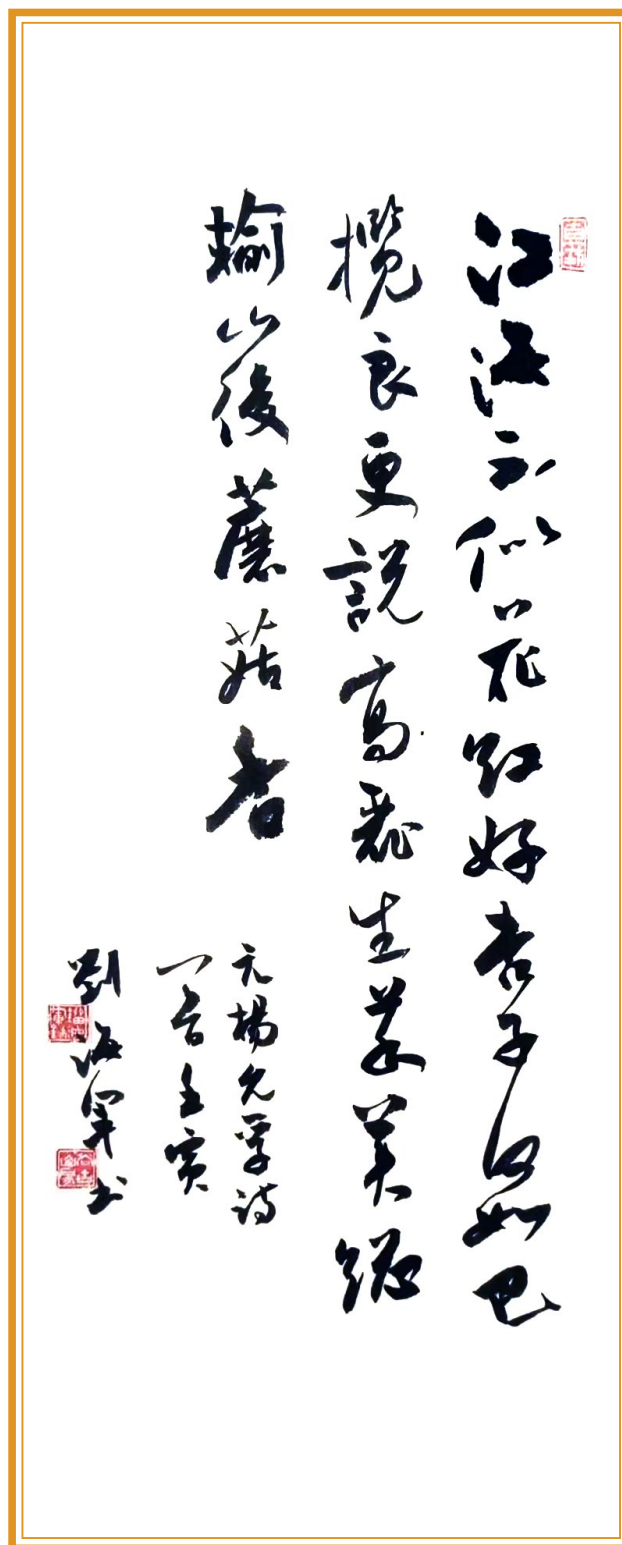
巴揽，是一种方言，赣语的意思是“包揽”，诗人以“巴揽”借指家乡吉水。或许是对北方的独特情感，诗人觉得北方的杏子也比家乡的甜蜜可口。

高丽生菜即卷心菜。高丽菜是十八世纪由欧洲人大规模引进中国，但并未遍及全国，据《本草拾遗》记录，高丽菜在唐代称为“甘蓝”。由于“Ko-le”的读音近似闽南台语的“高丽”，后来才称之为“高丽菜”。这是一种时令的新鲜蔬菜，生食时口感甜脆，清淡适宜，烹饪后软糯可口，妇孺尽赞。可是山后的生长的野生蘑菇，放在水里焯一下，或炖或炒，汤汁饱满，滑嫩绵软，吃过了还想吃，与纯天然的山后蘑菇相比，高丽生菜立刻逊色了很多。

北方草原物产丰饶，进入夏、秋季节，野菜、山蘑、熟果随处可见，不需远足，户外就是天然成品的果蔬，信手拈来或生或熟，当即食用。诗人虽是江南人，当他尝遍了北方草原上各种奇异美味后，便欲罢不能，乐不思蜀了。



电脑制图 于永波



书法 刘海柱



落，到了营巢时，它们会以这些部落形成一个群体集中营巢，达里诺尔、岗更湖湖岸边或沼泽地的树上，浑善达克沙地边缘的榆树上，达里诺尔的湖心岛以及湖岸上的礁石上，都是鸕鹚们筑巢的乐园。

我们用科学的方式监测到：鸕鹚部落与部落之间是有地盘界限的，它们往往为了地盘会“大打出手”。

鸕鹚筑巢喜欢利用旧巢，而且它们找的很准。

鸕鹚眼睛一般看不清猎物，但它们凭着敏锐的听觉，细长灵活转动的脖子，锋利有倒钩的嘴，很容易一口钩住猎物，所以鸕鹚捕鱼会百发百中。

鸕鹚相对于其它食肉鸟类，捕鱼非常智慧，鸕鹚抓到小鱼后，会把小鱼暂时储存在喉囊里，遇到大鱼，它把喉囊的小鱼吐出，勾引大鱼，然后再捕大鱼。如果遇到自己捕捉不了的大鱼，鸕鹚们会发挥团队精神，互相配合共同捕鱼。

鸕鹚的脖子直而且很短，它吃掉鱼，吸收有用的养分后，不储存粪便，直接把剩余的物质排除体外。

鸕鹚的胃里有寄生虫，这些寄生虫能促进鱼类分解，鸕鹚多久能消化一条鱼，取决于它胃里的寄生虫，这是一种相互共生的寄生方式。

鸕鹚的翅膀已经进化到可以帮助划水，所以鸕鹚在水深的水域里捕鱼可以脚与翅膀并用，在水中的潜水时间可达70秒，一条长25厘米，重1到2公斤的鱼，鸕鹚可一口吞下，但鸕鹚捕鱼后必须飞到岸上或船上晾翅膀，因为鸕鹚的羽毛表面没有防水油脂，翅膀需要飞出水面晾干。

鸕鹚筑巢可以与苍鹭等鸟为邻，它们甚至可以住在一棵树上，一棵树有时候可以住十几窝鸕鹚，几窝苍鹭，它们邻里之间关系处理的很好，从不打架。

华子鱼洄游大约在五月初结束，吃完大餐的鸕鹚们一对对回到自己的巢穴中开始“生儿育女”了。

鸕鹚家庭每窝产卵一般3至5枚，卵呈蓝色或淡绿色，圆形，重45克左右。孵化期时，幼鸟出生后，父母共同尽责任和义务，孵化期为28天到30天，幼鸟离巢需60天，成熟需3年。

9月下旬，鸕鹚一家一群群，陆续离开了达里诺尔。

鸕鹚为达里诺尔的优势鸟群，每年有1万只以上，它也是华子鱼的主要天敌，据测算，鸕鹚每天可以吃3斤华子鱼，一万只鸕鹚每天会吃掉3万斤华子鱼，华子鱼洄游按30天算，鸕鹚每年在华子鱼洄游时就会吃掉90万斤，而达里湖渔业每年才允许打40万斤华子鱼。

达里诺尔还没有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，每年都会发生人鸟大战，渔业生产需要多打鱼，就发动人打鸟，驱鸟。而鸕鹚们为了生存，会不顾安危前仆后继地飞到达里诺尔，但鸕鹚的数量会年年减少。

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7年，保护区成立的当年鸕

斗，保护区在湖的南岸又建了一个新岛，新岛是用礁石和黑土垒起来的，方圆几公里。新岛是冬天建成的，春天来了，迁徙来的候鸟惊奇地发现达里诺尔又多了一处住处，纷纷地涌到新岛上，它们都想在这里安家落户。鸟儿们后来发生过几次大战，最后鸕鹚完全占领了新岛，成了新岛的王者。

鸕鹚因为捕鱼本领高超，在南方自古以来就被人们驯养用来捕鱼。在很早以前，水上人家男婚女嫁，考量对方家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家有多少鸕鹚。在中国的南方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幽幽的湖面上，停放着一排排狭长的小船，船边上，站着一排排被驯化的鸕鹚（俗名鱼鹰、水老鸭），渔民划动着小船，鸕鹚们纷纷离船飞出，在水中游来游去，一会儿潜入水中，一会儿又浮出水面，当它们抓住鱼，会浮出水面颠颠颠地将鱼送给主人，主人把大鱼收下，拿一条小鱼慰劳一下它们，又把它们赶下水去。驯化好的鸕鹚平均每天可捕鱼4公斤，一年捕鱼1400多公斤，一般的鸕鹚一年也要捕鱼500公斤以上。

纪录片《漓江渔火》中说道，渔人饲养鸕鹚，就是为了替自己打渔，渔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，就是不让鸕鹚吃饱，让它们永远处在饥饿状态，这样，鸕鹚就会不停地捕鱼，鸕鹚只怪自己的捕鱼技能不行，使自己吃不饱，其实它们不知道，它们每年为主人创造千斤鱼的价值。

这样看来，生活在达里诺尔的鸕鹚，要比生活在南方的鸕鹚留鸟（驯化的鸕鹚）幸福指数高，生活在南方被驯化的鸕鹚成了渔人捕鱼的生产工具，不再是一只纯种的鸟了，而生活在达里诺尔的鸕鹚，它们捕鱼就是为了自己，它们是一只实实在在的鸟。

古诗词这样描述：鸕鹚西日照，晒翅满鱼梁（唐代：杜甫《田舍》）燕垒雏空日正长，一川残雨映斜阳，鸕鹚晒翅满鱼梁（明代：杨允孚《浣溪沙·燕垒雏空日正长》）表达的就是鸕鹚捕鱼，渔人收获丰收的喜悦。写鸕鹚为什么捕鱼，非常生动形象的是唐代杜荀鹤《鸕鹚》一诗：一般毛羽结群飞，雨岸烟汀好景时，深水有鱼衔得出，看来却是鸕鹚饥。景是好景，水是好水，鱼隐藏的也很深，为什么鸕鹚还能衔上鱼来，是鸕鹚的主人们始终不让鸕鹚吃饱，让它们永远保持在饥饿状态，这样鸕鹚会不停地下水捕鱼。而“东溪忆汝处，闲卧对鸕鹚。（唐代：岑参《还高冠口留别舍弟》），映水鸕鹚近夕阳，万事无成空过日，十年多难不还乡。不知何处销兹恨，转觉愁随夜夜长。（唐代：戎昱《江城秋雾》），渔家小儿女，见郎娇不避，日暮并舟归，鸕鹚晒翅。（查慎行《青溪口号》），门外鸕鹚去不来，沙头忽见眼相猜。自今已后知人意，一日须来一百回（唐代：杜甫《三绝句》）”那是借鸕鹚之性，道人间之情。

现在，尽管鸕鹚每年吃掉一百万斤鱼，人们也不嫌弃它，相反地，在人们的思维中有了这样的定位：达里诺尔这盆湖水，第一功能就是用来养鸟的。



克什克腾融媒
(客户端 app)



克什克腾信息报
(二维码)



克什克腾电视台
(公众号)